



冬日漫步太原

郑森

五一广场

迎泽公园

出了门，才是真正见识了太原的冬天。那干冷，是北国独有的，不掺一丝水分，劈头盖脸地袭来。空气被冻得脆生生的，吸进肺里，先是一阵凛冽，随即却唤起一种异样的清醒。今日无事，我便打算将自个儿交付给这漫长的街道，来一次真正的“漫”步。

这“漫”字，着实是可品味的。它意味着方向的消弭，时间的充裕，允许思绪如哈出的白气，悠悠地散在风里，了无痕迹。我的脚步，也就从这条贯穿城市东西的轴线——迎泽大街的最东面开始。

夏日里，迎泽大街是绿荫的殿堂，两旁的国槐枝叶交接，织成一条绵延不绝的绿色隧道，将灼人的日头与喧嚣的车流都滤得温柔了几分。可冬天一来，魔法便失效了。树叶落得干干净净，丝毫不拖泥带水，只留下千万道深褐色的、遒劲的枝丫，以一种极尽简练的笔法，分割着天空。视线豁然开朗，昔日被浓荫柔化了轮廓的楼房、街灯、招牌，此刻都清晰地、甚至有些肃穆地显露出来。这便是冬日的慷慨，它卸去了一座城的脂粉，让你看见它的骨骼。

一路向西，不觉已至五一广场。广场上，即便在冬日，也自有一番热闹。人们呼着团团白气，有的打着太极，动作舒缓如行云流水；有的舞着长剑，银光闪烁，划破清冷的空气。那份专注与从容，是镌刻在太原人骨子里的生命节奏，不因严寒而有些许凌乱。广场宽阔，让人的心胸也跟着开阔起来。站在这里，更能体会这座古城吞吐日月的胸

襟。那复建的城楼在冬日的清寂中，显得格外巍峨。朱红的柱、青灰的瓦，色彩对比鲜明，再无夏日蒸腾水汽的干扰，明朗地矗立于天地之间。若在夏季，它或许只是背景里的一抹剪影；此刻，它却是这幅素色画卷中当之无愧的主体，与周围的现代建筑完成了一场无声的、关于时间的历史对话。这冬日的“显形”，首先显出的，是历史的层理与生命的韧度。

一路向西，向南折入青年路，景致又为之一变。这里的街道相对静谧。路上仍有不少漫步者，或是提着菜篮缓缓而归的老人，或是牵着孩子、笑语不断的年轻父母。他们的身影，在这清冷的街景中，点缀出丝丝缕缕的暖意。

我的兴致被这街景牵引着，不觉已到了迎泽公园的东门。这里又是另一番境界。宽阔的迎泽湖，化作了一面巨大的、灰白色的玉镜，沉寂下来。夏日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盛景，只留下些许残荷的枯梗，以各种抽象的姿态，定格在冰面上或之下，反倒生出几分宋人山水画的荒寒意趣。湖畔的垂柳，万千丝绦不再是柔美的绿瀑，而成了束束淡金色的线条，直直地垂向地面，与辽阔的冰面共同构成一个极其实洁、无限延伸的空间。

视线可以毫无阻碍地穿过这片空间，直达对岸的城市轮廓线。在这里，身体对空间的感知被极大地扩张了。园内并不寂寥，反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动感。沿湖的步道上，有许多如我一般的漫步者，亦有慢跑健身的人。他们呼着白气，脸颊冻得通红，却步伐稳健，充满活力。这景象，正应了那句“冬练三九”。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正在空地上打着太极，动作舒缓而沉稳，与不远处嬉闹的孩童形成一动一静的和谐画面。

从公园的虚静中出来，日头已渐渐西斜。光线变得金黄，却失了温度，像一层薄薄的蜜糖，涂抹在楼宇的西墙上。天色向晚，我的步履却并未停歇，反而向着更盛的灯火处行去——那便是钟楼街了。

夜晚的钟楼街，与白日判若两地。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在璀璨灯火的勾勒下，仿佛从历史中苏醒，焕发出一种梦幻般的生机。朱红的灯笼成串地挂起，映照着青砖墙面；现代灯饰则将飞檐斗拱的轮廓描绘得玲珑剔透。游人如织，摩肩接踵。不远处的食品街更是热闹非凡，红灯笼铺满墙面，各种美食的香气——醪糟的甜、烤串的香、老字号饭庄里溢出的浓厚醋香与烛肉气息——混合在一起，形成一股强大而诱人的暖流，在清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浓郁，直往人鼻孔里钻，勾得人饥肠辘辘。这气味，比任何景象都更能穿透厚重的衣物，直抵心脾，勾起最原始的慰藉与渴望。叫卖声、谈笑声交织成一曲欢快的市井交响。

我挤在人群里，慢慢地挪着步，看路边摊位上蒸笼里冒出的腾腾热气，看孩子们举着晶莹的糖葫芦雀跃而过。一位老人坐在临街小店的门槛上，就着灯光和喧嚣，悠闲地吸着烟斗，那安详的神情，仿佛与这座古城一样，饱经风霜却从容不迫。

夜色渐深，我的漫步，也近尾声。身上因长久的行走而积蓄着暖意，足以对抗归途的寒风。这一日的“漫”游，从迎泽大街的敞亮，到五一广场的从容，穿过青年路的静谧，沉浸于迎泽公园的美丽，最终融入钟楼街与食品街的喧闹温暖，恰似一场深度的阅读。冬天，这位冷静的编辑，为太原城删去了繁复的枝叶，只留下最精练的文本：是枝干分割天空的线条，是历史沉淀的沉默，是市井生活的温热。我用了整个身体去测量这座城市的今昔，用了所有感官去印证它的底蕴。

这“漫”，终究是心神的漫游。在太原冬天的街头，在万物坦诚的季节，你看见的，不只是一座城的外貌，更是它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脉络，与生活于此的人们那份坚韧而乐观的精气神。归途灯火阑珊，我身上带着清冷的寒气，心里却揣回了一个澄澈、硬朗而温暖的冬天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冬日阳光斜斜漫进办公室，落在敲字的手上，暖意漫溢间，恍然跌回县城政府大院的那些晴天里。8岁那年，我随父母离乡迁居县城，母亲案头的粉笔灰、父亲随身的公文袋，还有小城不疾不徐的岁月，裹着四季暖阳，悄悄刻进成长的每一段轨迹。

县城不大，家与学校不过百米之隔。清晨天刚亮，母亲已收拾妥帖，夹着教案往学校走去——她教小学语文，清亮的嗓门隔着街巷都能听见。我背着书包跟在身后，踩过裁满白杨树的校园小路，阳光透过枝叶缝隙，在地上投下细碎光斑，恰如母亲讲课时眼里闪烁的光。

母亲的课堂永远坐满认真听讲的孩子。我偶尔趴在教室后门偷看，看她在黑板上写下工整的汉字，看她弯腰给学生讲解难题，看她捡起地上的橡皮，轻轻递给怯生生的小姑娘。阳光落在她的蓝布衫上，泛着柔和的光泽，连额角的汗珠都显得格外晶莹。放学时，母亲的袖口总沾着一层粉笔灰，可她脸上总挂着笑：“看着孩子们念书习诗，真高兴啊。”

父亲在县教委管人事，每晚骑自行车回家，车筐里总装着厚厚的文件袋，有时还会捎几本教育类书籍。晚饭后，他便坐在书桌前批阅文件，红笔在纸上圈圈点点，神情严肃而专注。我趴在旁边写作业，偶尔向他求教，他从不会直接给出答案，而是一点点引导我思考。

“做事要严谨，待人要诚恳。”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。有一次，乡下亲戚带着土特产来找他，想让他帮忙给孩子安排好学校。父亲婉拒了礼物，耐心解释招生政策，还帮着分析适合孩子的学校。送走亲戚后，他对我说：“规矩不能破，做人要对得起良心。”那晚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与台灯的光交织在一起，照亮了父亲坚毅的脸庞，也在我心里埋下了守规矩、明事理的种子。

县城的冬天不算冷，晴天时，政府大院门口总聚着不少人。母亲会坐在阳光下织毛衣，针线在她指间翻飞，很快便织出一截温暖的衣身；父亲则和邻居们闲聊，阳光照在他们的背上，格外发亮。我和小伙伴们在旁边追逐打闹，累了就趴在父亲腿上，听他们谈论县里的教育大事，听母亲和阿姨们念叨哪家孩子进步了、哪家老人身体硬朗。

周末时，父亲常会带我去县城的书店。书店不大，却摆满了各类书籍，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书架上，让每一本书都格外诱人。父亲会帮我挑选适合的读物，从童话故事到四大名著，一本本塞进我怀里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抱着厚厚的书，脸贴在父亲的后背，感受着他骑车的节奏，听风从耳边吹过，心里满是欢喜。而母亲，总会利用周末时间备课、批改作业，偶尔也会带我去公园散步，给我讲县城的历史，还有她小时候的故事。

在县城的那些年，父母的言传身教就像冬日暖阳，一直温暖着我。母亲的认真负责让我学会踏实做事，父亲的严谨诚恳让我懂得正直做人。我在县城小学努力学习，不仅收获了知识，也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喜爱。每当取得一点小进步，母亲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，父亲则会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加油！”

后来，我读中学、考大学，离开县城到央企工作，离家越来越远。但每当遇到困难挫折，总会想起母亲的粉笔灰、父亲的公文袋，想起他们的教诲与鼓励。那些温暖的记忆，如同冬日暖阳，给我力量，催我前行。

如今，父母已年过八十，虽不再住政府大院，却仍在附近居住。每次回家，我都会陪他们散步，听他们讲县城的变化，聊那些熟悉的人事。母亲的头发早已不再乌黑，却依然习惯坐在阳光下晒太阳；父亲的背已经佝偻，却依旧喜欢和老友们谈诗论词。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暖融融的，一如我小时候看到的模样。

县城的暖阳，不仅温暖了我的童年，更照亮了我的人生。工作中，我始终以父母为榜样，坚守原则，踏踏实干。我知道，那些在县城收获的温暖与教诲，会像这暖阳一般，一直陪伴着我、指引着我稳步前行。

围栏里的“斑马”

李金城

刷抖音时，又跳出一条熟悉的推送——一位妈妈躺在病床上，配文是“二胎母亲因辅导作业气到心梗”。评论区里，几百条留言仿佛一场苦难竞赛：“同款娃，昨天吼到嗓子哑了”“每次做完火就后悔，可下次照样崩溃”……我划着屏幕，心里像被什么掀了一下。十年前带老大的时候，我不也正是这样吗？那时的我，把“不写作业母慈子孝，一写作业鸡飞狗跳”当段子听，直到老大高考后毅然选了千里之外的大学，临走时轻声说：“妈，以后我孩子写作业，我一定不吼他。”那句话像根针，扎在我心里最软的地方，至今拔不出来。

带老大时，我像个全天候的“消防员”，时刻准备扑灭他成长中的每一个偏差。作业写错一个字，我立刻用红笔圈出来，嗓门震得窗户发颤，考试丢了一分，我能冷着脸彻夜难眠。我以为严厉是爱的铠甲，却不知怒气早已成了伤人的刃。老大的房间越关越紧，眼神里的光渐渐黯淡，直到他离家那天，留给我一个疏离的背影。那时我才明白，我输掉的不是成绩，而是我们之间本该柔软的亲昵。

二胎政策放开后，我曾犹豫是否再经历一遍“战争”。但老二的到来，意外地成了我的救赎。如今四年级的他，同样会拖到临睡前才想起作业，会把颜料弄满衣襟，会在我家打电话时一遍遍打断。可这次，我学会了按“暂停键”。上周他偷藏平板看动画片，我冲进房间的瞬间，突然想起抖音里那个因熬夜盯作业住院的妈妈。我转身钻进卫生间，打开水龙头，哗啦的水声盖住了心跳。再出来时，我只平静地说：“眼睛坏了要去医院，妈妈怕你疼。”他愣住，默默交出了平板。原来，怒火退去后的温柔，比嘶吼更有力量。

这种转变，并非一蹴而就。我曾无数次在深夜里翻看育儿文章，试图寻找答案。直到看到“课题分离”这个词，才豁然开朗：孩子的作业是他的课题，我的焦虑是我的课题。若总把他的表现与我的价值捆绑，无异于把两副重担都压在自己肩上。于是，当老二数学考砸时，我不再像过去那样，将焦虑投射到他的否定，而是轻声说：“这是你的课题，但需要妈妈帮忙的话，我永远在这里。”他愣了片刻，突然扑进我怀里：“妈妈，我下次会更仔细检查计算题。”原来，褪去怒气的外壳，孩子反而愿意靠近真相。

当然，也有憋不住的时候。某个深夜，他偷偷玩平板电脑，被我扒个正着。怒火蹿上头顶的瞬间，我冲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，让冷水浇醒理智。镜中的自己，与十年前那个狰狞的母亲重叠又分开——我终于明白，生气是“情绪税”，代价是亲子间的信任与健康。再回到房间时，我已平静：“妈妈担心你的眼睛，也相信你能管理自己。我们定个规则好吗？”他红着眼眶点头，那晚的拥抱，比任何怒吼都更有力。

如今，老大学了心理学，偶尔视频时会调侃：“妈，你现在对弟弟这么温柔，我都要吃醋了！”我笑着答：“因为妈妈终于懂了，孩子不是作品，而是种子。有的花开得早，有的树长得慢，但细雨和阳光，总比狂风暴雨养人。”电话那头，他沉默片刻，轻声说：“妈，谢谢你也在成长。”

带娃不必生气。这不是完美的童话，而是破碎后的重建。就像园丁不会对幼苗怒吼，我们只需除去杂草、浇灌耐心、等待时光——毕竟，那些让人抓狂的“麻烦期”，终会成为带着温暖的珍贵回忆。而孩子，终将在不被怒气扭曲的爱里，长成属于自己的模样。

群马，可它的形貌与编造的“经历”，却成了每群马的共同谈资，每张马嘴里都有一个不一样的“它”。

变故发生在某天清晨——有匹马忽然发现新白马身上藏着一块黑斑，像洁白的纸上溅落的墨点。这消息瞬间传遍了所有围栏，谣言愈发离奇：“它左边白右边黑，是个异类！”“说不定是斑马伪装的！”“难怪会被雌马甩了，原来是个怪物！”

新白马急得想大声辩解：它不是斑马，只是曾被雌马轻踢过一下，那块黑斑不过是旧伤留下的印记。可它的声音刚到嘴边，就被更高的喧哗彻底压了下去。它把鸣咽混着干草咽进肚子，从此，“斑马”成了它在马厩里的新名号。

它到水槽边喝水，水面清晰映出那块黑斑，耳畔忽然响起此起彼伏的“斑马”呼喊，舌头悬在半空，浑身控制不住地发颤——不知何时，它竟也在无意识地呼唤这个名号。它惶恐又迷茫，盯着水槽里陌生的身影，一滴水也没喝进去。

“都是围栏的错。”它暗自思忖，远处的马看不见真实的它，才会把谎言当作真相。它想撞开围栏，让所有马看看自己的模样，看看那块只是小小的黑斑。闭眼猛撞的瞬间，围栏岿然不动，它却疼得浑身发颤。巨响引来一阵更剧烈的哄笑，它趴在草地上，彻底陷入了沉默。

当“斑马”的呼唤再次响起，它会迟疑片刻，木讷地抬头回应。它明明知道自己不是斑马，却又隐隐觉得，或许只有顶着这个名号，才能获得与其他马交流的微薄资格。这个念头让它发抖，更让它清醒：围栏围住的不只是身体，还有交流，还有自我认识。迈进马厩的那一刻，就没了自由，而它，连“自己”都弄丢了——它在围栏里头，也在围栏外头。

几天后，马夫牵着它离开了马厩。

夕阳再次落下，围栏间的影子依旧整齐分隔，没有丝毫黏连。只是那圈曾经属于“斑马”的围栏，空了下来，像一个沉默的问号。而马群的议论，还在围栏间来回穿梭，从未停歇。（作者系太原市常青藤中学校高二学生）

专家楼内小时光

范晓静

前段时间，我在抖音上发了一段视频。画面里是那座再熟悉不过的小楼——三层高，方方正正地立在太原新建路与北大街的交叉口，灰褐色的外墙被岁月啃噬出斑驳的伤痕。我配了那首《记忆中的小时光》，歌词里唱“阵阵青草香，是谁把它留下来，留在老地方”。十来秒的镜头扫过掩在高楼大厦中的这几栋“苏联专家楼”，没想到竟引来了上万的点击量。

这些专家楼是上世纪中国十三冶为安置工程师家属所建的宿舍。爷爷奶奶带着我们一家子住在三楼，孙子辈有六七个娃，每日的喧闹从三楼滚到一楼，脚步声在楼梯上踏出“咚咚”的闷响，像敲着一面永不知疲倦的鼓。爷爷总爱坐在那张旧藤椅上，看着我们像一群麻雀般蹿上跳下。

这水泥阶梯是我们的“滑梯”和“战场”。二哥常把旧凉席铺在台阶上，带头哧溜滑下，膝盖磕青了也咧着嘴笑；三姐则爱在拐角的煤池边藏玻璃弹珠，等我们猫着腰寻宝。最难忘的是黄昏时分，我被奶奶差遣去打酱油，空瓶子在手里叮当乱响，回来时却小心翼翼捧着满瓶，舌尖还偷藏着爷爷塞给我的一分钱糖渣的甜。那时的楼道没有感应灯，傍晚光线昏暗，我们便数着台阶上下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二十一！”数错了就嬉笑着重来。如今从视频里细看，台阶的水泥棱角早已磨平，扶手的漆剥落殆尽，唯有墙角那道我们刻下的身高线还在，只是斑驳得如同褪色的记忆。

爷爷对每个孙子都很好，尤其偏爱我。夏天傍晚，他总牵我去买瓜。爷爷俯身叩瓜的姿势，像乐师调试琴弦。瓜抱回家，奶奶会把它浸在水缸里，孩子们围坐成一圈，眼巴巴等着刀落瓜裂的清脆一声。而真正的秘密，在分瓜后才开始。爷爷总会趁乱藏起小半个瓜，塞进碗柜最深处的盆里。那碗柜是暗红色的木头，门轴早已松动，合开时发出“嘎吱”一声。待众人散去看《西游记》，他才变戏法似的端出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静静，快吃，别让他们瞧见。”我怕哥哥姐姐们发现。爷爷却说：“没事，爷爷站在厨房门口给你放哨。”吃完后，我趴在他膝前，他摇着蒲扇，扇出的风里有木柜的樟脑味，也有他汗衫上淡淡的烟草气。

专家楼后还有一小片空地，我们叫它“操场”，男孩们在那里弹玻璃珠，女孩们则跳皮筋，皮筋是用旧自行车内胎剪成的，嘣嘣作响。捉迷藏是每日的压轴戏——藏身之处多是楼道拐角、煤池隔间，或堆杂物的地下室。有一回，我藏进爷爷放工具的木箱后，竟摸到一叠用牛皮绳扎起的图纸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线路和数字。奶奶说，那是爷爷年轻时参与炼钢高炉建设的草图。那一刻，老楼不再只是砖瓦的堆砌，它成了一本立体的历史书，记录着十三冶人为国家工业建设挥洒的汗水。

专家楼内小时光



我兜里塞满山楂片，奶奶用红绳系紧我的书包带。车驶出北大街，我扒着后窗，看那灰褐色的楼渐渐隐没在梧桐树影里。后来，爷爷奶奶相继离世，专家楼也渐渐老了。

前几日，抖音上有人问：“这楼在哪儿？想去看一看。”我回复：“十三冶。”其实，我眷恋的不是一座楼，而是木窗边爷爷摇扇的影子，是奶奶在楼道吆喝我们吃饭的拖长尾音，是兄弟姐妹争抢一颗糖而瞬间和好的吵闹。

视频里，歌声还在唱：“往事被风轻轻吹荡，人群已散场。”我按下暂停键，泪水已淌了满脸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又听见北大街的车铃声，爷爷站在二楼窗口，朝我招手：“静静，快上来，瓜给你留着呢！”只是那扇木窗，已成了密封在记忆里的琥珀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